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Louis Althusser

P O U R F A R X

保卫马克思

[法]阿尔都塞 著 顾良 译



Foreign Studies on Marxism and Socialism Series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顾问 徐崇温

主编 李慎明

保卫马克思

[法]阿尔都塞 著 顾良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卫马克思/(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2669-4

I. ①保… II. ①阿…②顾…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7065号

保卫马克思

BAOWEI MAKESI

[法]路易·阿尔都塞 著 顾良 译

装帧设计:刘沂鑫 刘颖



商务印书馆 出版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6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frac{3}{4}$ 插页 1

ISBN 978-7-100-12669-4

定价: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顾问：徐崇温

编委会主任：李慎明

编委会副主任：邵文辉 张拥军 陈兴芜

编委(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陈学明 陈众议 程恩富 邓纯东 段忠桥 郝立新

侯惠勤 胡振良 黄平 姜辉 梁树发 刘同舫

鲁品越 王凤才 韦建桦 徐俊忠 颜鹏飞 张宇

张树华 张顺洪 张一兵 周弘

在学习借鉴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李慎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①这一要求，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宣部理论局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会同重庆出版集团选编了这套“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和相关人员的辛勤努力，终于开始奉献在广大读者的面前。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2013 年 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

*李慎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①《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又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和冲击至今仍未见底,这是生产社会化直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的总爆发,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经济全球化、新的高科技革命和世界多极化都在深入发展,各种政治理论思潮此起彼伏。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重新徘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上空。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潮也开始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巍然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在强大的事实面前,即便是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西方社会的重要影响力。西方国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或信仰者说得更为深刻。日本著名作家内田树呼唤道:“读马克思吧!”“读过马克思之后,你会感觉到你自己思考的框子(或者说牢笼也可以)从外面被摇晃着,牢笼的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痕,铁栅栏也开始松动,于是你自己就会领悟到原来自己的思想是被关在一个牢笼当中啊。”^③这些都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决没有过时。对这些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109页。

^②《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③〔日〕内田树、石川康宏:《青年们,读马克思吧!》,于永妍、王伟译,红旗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第26页。

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思想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更好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国是个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 1/5。而且,中国有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以及 5000 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冷战结束至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实践,都为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十分丰厚的沃壤。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十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①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决不能固守已有的现成结论和观点,必须结合当今的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姿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新和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进一步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更加积极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译介、研究和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国

^①《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8 日。

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西方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并进入中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曾一度收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90年代后期又开始逐步扩大,到21世纪头10年又进入了新的高速发展时期。作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2005年12月,我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应该说,经过近40年的发展,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和说服力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为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资源。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与它应承担的使命、任务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虽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流派和代表人物不断被引介过来,一些比较新奇的观点也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但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比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有的被研究对象牵着鼻子走,失去了曾经清晰的目标;有的陷入至今仍未摆脱的迷茫和瓶颈期。又比如,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有的缺乏辩证思维,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奉为圭臬,认为它富有“新思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有的甚至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走形变样”的政治话语,是“停滞、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内外也有一些人企图用黑格尔来否定马克思,用马克思来否定列宁,用否定列宁来否定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而企图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引入歧途。

虽然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翻译性学术著作和资料的数量有待进一步拓展、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总的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虽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出版,

但整体上并不系统,而且质量参差不齐。

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益成果,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宗旨出发,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翻译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学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套丛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一次重新整理,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益资源过程中,为繁荣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经过比较严格的遴选程序进入这套丛书的著作,主要聚焦和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既注重立场性、代表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又兼顾时代感和现实感。同时,我们还邀请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分别为每本著作撰写简评并放在各本著作的前面,对该书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和评析,以尽可能帮助读者了解这些作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历史局限。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的能力、水平有限,这篇总序和每一本书的简评,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教。不妥之处,我们将及时修正。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既能够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又能够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产生一定影响,以期不断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把握和认同。

是为序。

2016 年 12 月 1 日

在理论实践的维度上保卫马克思：意义与局限

唐正东*

一、作者简介、写作背景及篇章结构

路易·阿尔都塞（L. Althusser, 1918—1990），法国当代著名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出生于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名叫比曼得利的小镇，但他自中学时候起就在法国学习，并于1939年进入巴黎高师。“二战”期间曾经被俘并在德国集中营度过了五年的时间。“二战”结束后重回巴黎高师学习哲学，并于194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阿尔都塞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1959）、《保卫马克思》（1965）、《读〈资本论〉》（1965）、《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文，1970）等。他所提出的矛盾的多元决定论、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等观点，对国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产生了持续的、重要的影响。阿尔都塞晚年受困于严重的抑郁症，

*唐正东，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990年10月22日逝世于巴黎。

关于《保卫马克思》的写作背景，在收入本书的“序言：今天”及“1996年重版前言”（埃迪安·巴里巴尔著）中已经做过比较详细的说明。我在此想特别强调的是，阿尔都塞曾说过，历史把他们这群人推进到理论的死胡同中。“二战”把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变成了懂得阶级斗争的成年人。战后，他们又马上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去，但他们本身显然还没有做好意识形态斗争的理论准备。他们对当时法国学界的哲学家们不研究哲学并且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来对待还感到很困惑，他们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及其现实作用还很怀疑。正因为如此，当阿尔都塞明确地提出要在理论实践的维度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并以此来保卫马克思时，他无疑是在当时的法国理论界甚至整个西方左派学界扔下了一颗“炸弹”，并由此而在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他在方法论上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痕迹，因而在一些重要的理论质点上也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此书的篇章结构是：正文部分由《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等七篇论文构成。另外，还有《1996年重版前言》、《序言：今天》、《说明》、《关于“真正人道主义”的补记》、《致读者》等附文。关于正文部分各篇论文的发表时间及刊物，阿尔都塞自己在收入本书的“说明”中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在此不再详述。

二、主要观点及学术价值

《保卫马克思》（及同一年出版的《读〈资本论〉》）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他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最鲜明地体现在这两本书中。《保卫马克思》的正文部分是由七篇论文所构成的。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主要结合《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三个最主要的文本，来谈一些我个人的粗浅认识，希望能够对读者理解此书有所帮助。^①

（一）矛盾的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要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就必然要面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问题。在《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一文中，他重点论述的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问题。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确说过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才能发现其中的合理内核等观点，但阿尔都塞似乎并不买账，他强调说，马克思所说的“倒过来”一词其实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比喻的用法，而不能把它当成实质上的处理方法。在阿尔都塞看来，黑格尔辩证法的所谓神秘外壳不可

^①此书正文部分另外四篇论文的大致内容分别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宣言”》强调了马克思青年时期对费尔巴哈“总问题”的接受以及他在哲学上同费尔巴哈的决裂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论青年马克思（理论问题）》指出，虽然我们知道青年马克思必将成为马克思，但我们不能代替他去抛弃旧事物和发现新事物，而应该把他特定阶段的思想的总问题与属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各种思想的总问题联系起来，以确定所考察的思想有何特殊性。《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阐明了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戏剧的总问题与传统戏剧总问题之间的不同。《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与哲学）》强调了在解读方法上把此手稿当作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来看待的重要性。

能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只能是与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融化在一起的内在形式，“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的成分（例如‘体系’），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因此，为了解放辩证法，只剥去第一层外壳（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从紧贴着它躯体的第二层外壳中解放出来；这第二层外壳，我大胆认为，就是同辩证法本身不可分割的一层皮，它在本质上就有黑格尔的性质”^①。也就是说，要想通过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而发现其中的合理内核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

阿尔都塞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说明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他此时的一个总体目的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性以及把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混同起来是非常危险的。上述这段论述显然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为实现这种总体目的而做的理论努力。由于阿尔都塞专注于从理论实践过程或者说理论形态史的角度来展开论述，而且还是从理论形态的异质性的角度来切入的，因而，他在结构的层面上来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截然对立性也是自然而然的。他指出：

—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对立，如果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合乎理性的而不是神秘的，这种根本的不同应该在辩证法的实质中，即在它的规定性和特有结构中得到反映。明白地说，这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统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如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

^①[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0页。

尔那里的结构。^①

沿着这一线索，阿尔都塞进一步谈到了辩证法的核心内涵即矛盾观上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与黑格尔的不同。他指出，在每一个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对革命形势起作用的是许多不同的矛盾。我们既不能说只有一种一般矛盾或基本矛盾在起作用，也不能说这些不同的矛盾只是这种基本矛盾的简单表现，因为“‘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②。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对这一点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而黑格尔则不然。他的矛盾观尽管从表面上看来也是多元决定的，但其实并非如此。其原因在于他是把千变万化的外在规定当作一个统一的内在本质的外化来看待的。这样一来，虽然在现象的层面上黑格尔承认了存在着很多种矛盾，但实际上他的“矛盾”只是一元决定的。而且，这个“一元”还是指精神层面上的内在本质，即对现实世界进行唯心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式的解读的结果。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之所以能在矛盾观、辩证法等问题上超越黑格尔，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坚持的是唯物史观而不是黑格尔式的唯心史观。当黑格尔用绝对精神的运动来解释现实社会生活时，马克思等人恰恰是从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人的意识及整个历史过程的。

必须承认，阿尔都塞的上述观点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在

^①[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1页。

^②同上书，第89页。

政治的维度上，他通过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明确地区别开来，有力地堵住了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的理论风险。同时，他在矛盾观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对于当时流行的对现实经济和政治问题进行意识形态式解决的倾向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并且在事实上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再进一步，即使是在理论推进的层面上，他的这种解读也是很有价值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确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曾说过，“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应该说，这句话十分准确地界定了马克思与黑格尔在辩证法问题上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用来阐明绝对精神的外化过程的规律性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是用来说明社会历史内在本质矛盾的运动过程的。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用“倒过来”加以说明。

实际上，只要我们像马克思那样致力于思考物质生产过程的历史观意义，或者说革命的、批判的意义，那就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成像黑格尔辩证法那样的一元决定论，即使是把这里的“一元”从唯心的“颠倒”成唯物的也是一样。在马克思那时的理论界，物质生产过程要么被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解读为某种具有天然合理性的东西，它本身是不具有扬弃自身的革命性力量的；要么被资产阶级哲学家或政治学家解读为人的创造性精神力量的某种展开平台，人内在的创造性力量将通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等维度展现出来。如果现实中的人只注重财富、利益等生产的物质维度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内容而忽略了精神生产即生产的精神维度的内容，整个社会就会因违反自然而出现失落和动乱。在这后一种观点中，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历史观维度的意义的，它只不过是对人的内在创造精神的一种承载物而已。而马克思是第一个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上赋予物质生产过程以历史观意义的人。要想让这个被以往的哲学家不看好的物质生产过程具有唯物史观维度上的意义，就必须从它本身内部挖掘出推动整个社会形态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动力，而这只有客观的内在矛盾运动才能做到。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原因。有了这一独特的解读视角，物质生产过程便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上的“物”的产生过程，也不再只是像当时德国的哲学家或政论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人的自由本性或人的内在创造性精神力量的一个展开平台，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能够生发出对私有制的批判力量以及实现人类自由王国的客观现实力量的舞台。而这显然只有在看清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的前提下才能做到。

（二）唯物辩证法是理论实践的理论

在从多元决定论的视角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之后，阿尔都塞还想从理论性质的角度来对这种根本区别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在《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一文中，他通过对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理论等问题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特殊性做出了更为独特的阐述。阿尔都塞指出，尽管我们一般都从物质实践、政治实践等角度来理解“实践”，但其实还有一种实践形式即理论实践。这种实践的确是一种很特殊的实践形式，但它无疑也是包括在社会实践的总体之一的。

理论实践包括在实践的一般定义的范围之内，它加工的原料（表象、概念、事实）由其他实践（“经验”实践、“技术”实践或“意识形态”实践）所提供。理论实践的最广泛的形式不仅包括科学的理论实践，而且包括先于科学的，即“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构成科学的史前时期的“认识”方式以及它们的“哲学”）。任何科学的理论实践总是同它史前时期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实践划清界限：这种区分的表现形式是理论上和历史上的“质的”中断，用巴什拉的话来说，就是“认识论的断裂”。^①

阿尔都塞把理论实践中的科学的理论实践过程称为理论，如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就是一种理论；把它所建构的科学理论体系称作“理论”（带引号的），如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理论”；把“理论”一旦同它的实践（即理论实践）发生关系并且当这种关系被加以思考和阐述的时候所涉及的那种一般理论本身（即辩证法）称作理论（大写的），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正是凭借着唯物辩证法这种理论才把面对的原料加工成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

我们将真实科学的特定理论体系（它的基本概念在一定的阶段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叫作“理论”（带引号的），例如万有引力理论、波动力学理论……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们将把一般的理论，即一般实践的理论叫作理论（大写的），这种理论本身是以（各门科学的）现有理论实践为出发点而制订的，而现有的理论实践则把现有的“经验”实践

^①[法]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58—159 页。